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直諫三 附載

趙天麟 鄭介夫 黃如徵

趙天麟字



山東東平人

中州志云僑寓夏邑舉鄉貢

博學能文世祖至

元中以布衣進太平金鏡策前後數萬餘言評論政事多切時

宜今傳其略曰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爲五曰木火土

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

而爲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名

之也道卽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足以定烝民之心非

有名不足以立烝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有

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也性無不善人無不同雖凡愚

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聖人貫天下之道氣稟所拘物欲所
移雖神聖不能無人心人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道者名
異而理同既非心而不圓教者下學而上達又非心而不立夫
性者心之齊而具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爲事也仁者心之愛義
者心之宜禮者心之節智者心之覺信者心之實也理以存妙
事以應務愛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覺以燭暗實以明誠
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
復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非分之望消在上者心定則化
育之方備此自然之道也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
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且失民
心而王政衰矣是以帝王之德貴公而不私臣聞未宜輕舉者
四海之宗不可常虛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虞人遷析羽

之招啓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斯皆小節尙貫大經矧此國
基繫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
而行孝奚暇他事哉今國家鋪張治具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
卿外而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揆務分司嚴
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旁推惻隱之心績迓文
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連旬累月望
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燭金輝之太坐事專歸於副
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爲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樞
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之綱維良才司令則坐見塵清昧者持
衡則多生僻事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員而非其
才尙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後雖
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又何須銀章玉帶耀一品之華
階府都堂占大臣之上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若謂藉
其重以鎮之則舉朝庶政無不奏聞是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
子鎮之哉若謂他人不得居此職則太師太保太傅司徒國王
暨列公亦嘗任之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皆令異姓爲之何獨
他人不可居此職哉况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龍
樓問寢殷勤於內豎之前甲觀尊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徽柔
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旣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敢諫之鼓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伏
望慎選碩德耆舊之人早加輔導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
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維
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岩穴舉大賢充

令使之官卽聖主錫軍民之福也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宮周於外以合之墻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室寢分方庭砌唐陳異地山節藻梲以示崇高重檐刮楹以示嚴肅斲髹其桷以示麗而不奢覆葢用茅以示儉而有節葢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祔新主於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白班乎昭穆以取其深遠而常從其穆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於祖父孫可以爲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旣藏祫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檐改其塗葢廟之祧

祔也散齊七日致齋三日牲牷肥膋旨酒嘉粟粢盛豐潔器皿
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祀宜羔豚膋膏薌醢宜臠膋膋膏腍
嘗宜犢騂膋膏騂烝宜鴈羽膋膏蠶設守祧所掌之遺衣陳奕
世遞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蓬此廟
之時祭也太祖廟上徹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毀未
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廟
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廟之禘祭
也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聖朝立太常之正
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
今藉田之禮尙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
爲其豐潔之粢盛有事致齊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發倉廩
而取粟向坊局而求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繰織雖

有藉田而實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非后宮之所出也
以之對越神祇享於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無
少歉乎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古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
月上辛之日祈穀於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墼宮掌
舍設桓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耜於紺轅寇朱紘之華冕平
秩東作爰至南郊天顏咫尺恭就三推黎庶三百遂終千畝公
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於旣返內宰獻種於
厥后神倉斂穫於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藉田之禮
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逮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
公桑之地地逼於川築蠶室於其旁建后宮於其上宮高一丈
棘繞垣墉外戶扇而掩之逢大昕而崇此禁伐桑柘因具植筐
后妃齊戒而臨焉戕斧由斯而動矣沴蠶乎水戾葉乎風蠶卒

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於后矣后於是而言曰
此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
親繰手既三盆事終羣下染以玄黃朱綠爲之黼黻文章君王
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望陛下無怒號公之直諫
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大田成茲盛事更望中宮協聖倣古親
蠶大增助日之月光深盡配天之坤厚如此則下使田家服勤
上獲宗廟垂祐矣井田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里同百
爲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
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
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它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十萬畝

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率一石五斗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八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尤先賑惠焉上下和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置錙之地越至於今迫於豪富官貴而不能復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僅足下民愁歎之聲未除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千六百八十萬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方今之務莫如興復井田尙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下一新田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居實職凡限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至限外之田有承佃

者卽令佃戶爲主其未經開墾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本年免其租稅次年減半三年始依例科徵所占田亦不得過限其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得過限是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止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後井田可興復矣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整齊百僚激揚萬姓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蘭露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榮威昭其嚴也鷹擊之喻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爲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邪指佞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將狐狸

恥害螻蟻微毒不攻而自息矣顧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
於後臺官以下閉口吞聲宴居高坐幸而太原俠客掛鼎政之
長風大理名卿致臯陶之淑問一旦兇渠頓翦赤子更生美則
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茲臺班豈徒稽朝祭之末儀糾案
牘之糾事已哉然而不言蓋由省府之職秩懸殊而不敢抗衡
故也况權臣之計百綱千機以崔公並職尙且繩之以極刑楊
子同僚猶且陷之於死地進而極正則徒遭刑戮而令聖朝有
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誣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睚眦
以禁之文頂以脅之所以霍光忠厚乃能容延年於宣帝之朝
廷梁冀豺狼終亦致文紀於廣陵之賊窟伏望勵憲臺之丰采
俾行省以齊階則委任既專而體統自肅矣

見名臣奏議

臣聞設計

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

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曰事非官不辦亦有事因官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徒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宗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爲吏其制亦詳矣然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而不兼可併而不併者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

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諸衙門官吏亦有
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統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及千人之類亦
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
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旣多當考滿之時近春
秋之選資格之簿搜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且
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哉旣不遑考校則
取率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已耳於是雜流之途進貨賄之實
間遂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
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數旣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
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
非一豈我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以自安及乎朝廷
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與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

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益生矣伏望察此三弊凡內外不急之官吏無用之衙門可罷者罷之可併者併之然後以慎重名器之法擇人而用又以黜幽陟明之法順理而考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未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紀見

李本末世祖從其言省內外官府六百六十九員又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

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爲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敬非濫之心哉且羅獄者皆人之切

心錫目者也及乎啼烏夜啟驛馬宵流玉簫告靈金雞樹伏雷
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爲嘉吉之符實皆變異之徵也遂使攘劫
服贓而詫議善流屏息以啣冤養稂莠於良田縱豺狼於當道
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
脫囹圄夕撓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國家哀囚徒
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騃頻降赦條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
外而不能自己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天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
治不難同矣若當罪而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
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
伏望明罰勸法振紀肅綱俾姦人貪吏革面洗心不敢覬非常
之恩作倖邀之想天下幸甚

見治平畧

臣聞堯居茅屋禹戒雕牆周

王之卑服漢帝之皂綈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

汰也。下至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琥珀枕。隋君同土價於黃金。太宗悲苦寒之。鸚鵡斯中主之雄匹夫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國家乃使纂組綾錦。浼其身。金珠璧貝。浼其心。禽鳥犀象。浼其視。俳優絲竹。浼其耳。珍羞異饌。浼其口腹。臣竊危之。今國家官階各異服色。惟三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者。實唐朝之公服也。意或水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之色而遺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錫箔之殊節象板。以爲簡銀銅以爲章。此在公之品級也。山節藻梲。複室重檐。黻繡偏諸。肩繪日月。皆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也。今市井臧獲。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車馬者古之命物也。今六合爲一冀。代多馬。天下之人皆得乘之。無足深怪。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驂服駕車而

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人前世皆用黛色爲區別今猶闕焉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不遵本教雜混常俗此臣所以惜之也古者五十方衣帛七十方食肉今富人墻屋被文繡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絲履犬馬食菽粟甚至權吏濫官豪富子弟大率以貞廉爲愚以節儉爲恥此臣所以惜之也成宗初立天麟復上逃民策曰伏讀辛酉詔命中統建元以前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本年全免次年半徵三年後始依例起科自此累頒詔文優恤逃戶蠲免積逋斯皆先帝惠也臣謂逃民之故有五一日天二曰官三曰軍四曰錢五曰愚蓋有田之家田爲恒產屢經饑饉糧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爲之也守令苛刻役斂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爲之也軍

資不贍鬻賣田產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生理不周
舉債乾沒子本增積不能速償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弗恤艱
難損墜遺業悔恨莫追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
民皆無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豈肯逃哉又詔云苟避差發
臣謂此則非民之罪實官長之罪耳昔漢倪寬爲內史軍發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總屬課更以最
此益民信愛之故也豈有苟避差發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汚俗
再整淳風下哀痛之詔察化導之義從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
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其間貧
無牛種及田器者官爲貰而頒之限三年外酬其貰主之直而
無息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貧爲助資之戶凡欠負他人錢債者
復業之後限五年外一本一利償還有旣復業而尚游手荒廢

農務者鄉三老舉於官而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絕濫
虐之官民田產以絕兼并之路重農桑以絕失業之人設義倉
以絕凶歲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雲
南金甯縣進明象天麟又上策曰當今殊方異物禽鳥犀象自
山海而來者多矣其間爲害不一試畧陳之夫貪人富戶相去
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蓋從行不
從令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爲濫之民乎極寒之後
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栗肌鶉衣襤褸內忍饑餒
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
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
者益貧也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
之無失其時則可以充國用而利民生彼斑斕之獸粲錯之馬

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滋歎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
山航海輦鹽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奏府無虛月史
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則百世之嘉致莫大之
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論議而言則受之而不却啟之而不
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台公之戒
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
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
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
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
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哉卽中國無益之物亦不
可取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股官仁儉之名如揚日

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動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尙之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仰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賄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寵慕靈州之渠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

見續文獻

通考

又言訓宗室在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閭閻子弟例得補

廕者宜嚴定試法至於獻商計美餘者莫非掊剋之臣被笞杖復官者類皆無恥之輩其大夫以上有罪者先禁卒徒胥隸當刑者聽其自裁籍沒者子孫免禁錮之限家財給無告之人其論人材也辨三德而分爲九科簡入材而分爲二十六等其論建官也行省革藩鎮諸侯之專中書爲公卿大臣之任其論選

法也當以賢能爲先稱職是尙而不計資序之淺深再如立社倉置諫院定軍役除差稅惜農時開武科設天駟監廣羣牧所皆裨益時政并他所著詩文尤富惜其稿多不傳

鄭介夫字以居號鐵柯浙之開化人生平剛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綱二十目畧曰昔齊桓五子爭立而霸業遂微晉獻驕廢申生至國亂數十年始皇以扶蘇不定致使滅宗惠帝以趙子不明幾至易姓自後由此敗亡者不可勝計草茅之士猶不能忘情而秉鈞當軸之臣畧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欲未開心術未定宜擇端人正士以傳翼之與之居處出入使通古今治亂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僞所謂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建東宮立太子將以重國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俱呼太子嫡庶親疎畧無差

別昔晉申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
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不可况可同名號哉

此言
定儒

喪之與儒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者也儒不通吏則爲腐儒吏不通儒則爲俗吏
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以儒術飾吏治正此
謂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卽名爲儒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卽
名爲吏吏則指儒爲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詆吏爲不通古今
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爲二遂致人員之冗莫甚於此時
也久任於內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艱難久任於外者惟務
苟祿不諳中朝之體統今朝廷旣未定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
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並內外互相注授歷外一
任則升之朝隨朝一任則補之外凡任於外者必由內發任於
內者必從外取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不致扞格內外

無分重輕矣

此言任官

古者自州縣官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

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

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爲常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爲別里

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爲兩

途邪

此言選法

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

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

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鈔爲子旣而銀已

不行所用者惟鈔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準

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勢不至於大壞極

弊不止夫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盜賊難以賫行

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說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

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

此言唐劉晏專用榷鹽以充軍國之用其言曰官多則民擾但鈔法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由是國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驗良法也今宜祖其遺規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歸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充榷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務於產鹽處所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發取本處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貯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逃亡竈戶可免追剝民戶亦無團巡誣逮之擾自皆樂於應辦若非亭戶竈戶自煎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商人獲利既厚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

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亭戶

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

此言鹽法

今街市之間名曰嫁漢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
路爭相倣效此風尤爲不美且抑良爲賤者待告而禁終不能
絕若令有司覺察或許諸人陳首但有此等盡遣從良此可厚
俗之一也南北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
遺者卽爲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古
者宗廟四時之禴祀烝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也宜檢
討舊典親行享廟之儀仍令天下無論官庶之家有親在而諸
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坐以不孝罪
此可厚俗之三也父子夫婦綱常之大者今鬻子休妻視同犬
豕雖有抑良買休之條而轉售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受財者則

易其名曰聘禮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
人畜相等極爲可憐宜嚴行禁絕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此可
厚俗之四也九品之官定爲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爲六等下
而減獲定爲一等使服飾各安分限貧富不得僭踰此可厚俗

之五也

此言風俗

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

糴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東最爲得法然不可行於今矣何
也官吏爲奸若官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剋減計
點之擾適以重困耳宜於各處驗戶口多寡設立義倉令百姓
各輸已粟自掌出入之數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費
公錢亦無損於私蓄猶慮風俗不古急義者少則官爲之立式
有地百畝者限以一歲出粟一石令本甲戶執其綱領擇鄉里
廉幹者掌其收支歲添新粟則旋廣倉廩每遇闕乏如取諸寄

其中或有侵欺則令司縣官依竊盜例科斷或司縣官因而挾勢借貸則令巡按官依枉法贓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勸率成效優加升賞誠爲安民定業之長策至於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雖官司賤價賑糶以有限之粟應未已之荒所濟無幾若勒令富家平糶則大戶縱賄而求免小戶力貧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災之處雖多而江淮湖廣皆稔熟及此秋成之餘急爲立法收米四百餘萬石半運赴都半留隨省以備明年之荒可也或倣漢時輸粟爲郎宋時官賣度牒之例二者但費朝廷之一紙不動聲色而數百萬糧可立致矣

此言備荒

國家立政必

以刑書爲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緣爲欺內而省部外面郡府抄寫格條多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比擬是百官莫知所守

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名曰
斷例條章曰官民要覽家置一本以爲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
例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二十年
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號令不常初降隨沒遂
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京都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
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醢者比屋禁牛而私宰者盈市
奸盜殺人罪在不赦而每歲放禿魯麻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
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財物與估賣軀口無異買賣
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條而今民業多歸勢要推此數端天下
豈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爲重而戶婚錢債畧不加意殊不
知民間爭競之端無不始於戶婚錢債而因之以至於奸盜殺
人者也憲司巡按每以賊罰爲重而一切民詞畧不省察殊不

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以受賊之路也更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彼此不相統攝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先帝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益甚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體歸一獄無久淹矣此言定律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賊吏蓋賊吏爲患甚於酷吏之肆虐賊旣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定爲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

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敕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尙遠也旣無所畏又無所慕則仕而爲貧耳復何所惜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賊吏無出此法之善也賊吏固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賞今省部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賊罰聞不聞有廉能用朝廷雖有封贈之典未見舉行嗣後內外大小官有至廉無擾者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歷再考則封贈其妻妾不過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勸人材之實效矣

此言刑賞

當今之弊不在

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未敷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

而官有所利議事之臣若能哀多益寡截長補短則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又額外多出俸米二十八萬餘石徒損國儲無益官吏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做晉之何曾日食萬錢雖竭私帑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計子粒官爲收貯將中外人員差等而普及之內外臺察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此之有司量加優厚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城不係產米之地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定數所以重邊

郡也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利國利官之要道也

此言給俸

昔田千秋一

言寤主卽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今際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鴈以爲先容幣帛以將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官然明終役於堂下耳今之隸名儒籍者不知壯行本於幼學而謂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仕路旣不出於儒術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院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稱故官或稱先賢子孫白人卽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升路才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遷轉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學較遂成廢弛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而

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

前數年不當差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果業儒而獲用則人

自慕尙雖當役不足以抑之苟業儒而無用則人皆厭棄雖免

役亦何足以勵之邪此言此者如編一統志寫金字經非有追

章琢句之巧考古證今之難也愚夫下流但能繕書者皆可與

選給食賞鈔已足以酬其勞更與之升職減資是朝廷開天下

以奔競之路也此言奔競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廉

訪司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爲少矣未見擢一

才拔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明詔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進獻

年來官庶所陳不爲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

乎格例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爲上選三事成者爲中選五事俱

不舉者黜今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

則引例升等豈非虛文考績乎國家立御史臺及肅政廉訪司
糾彈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者僅可施之卑官下吏所薦者呈
省到部俾同故紙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借風憲之威徇私
納賄無所畏忌其爲民患過於有司豈非虛文重臺察乎至元
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動經半年
大事輒以數歲豈非虛文議獄乎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
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今之隸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長畧舉市
間所知以應故事其實窮而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豈非虛
文愛民乎國家立司農司以教農政路縣正官衙門以兼勸
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課今官吏出郊借此遊晏里正社長
科歛供給豈非虛文務農乎國家倣古立翰林院集賢院秘書
監太常寺可謂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識字之鄙夫

集賢爲羣不肖之淵藪編修檢閱皆歸門館富兒秘監署丞半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通乎詩書六藝他如醫學儒學蒙古學各置提舉司尤爲無益國政豈非虛文設官乎國家設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測崇奉國師宗師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月薄蝕則期集鼓奏以彰信推曆未嘗尅定其應驗星象失躔但托辭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嘗指稱其變故罄竭公帑以供西僧好事盛陳金帛以副黃冠醮筵豈非虛文對越乎

此言核實

聖朝定奪諸色戶計何嘗一毫

損民如水馬站戶與之除糧免差糧資足以補辦祇應可抵里役如金戶辦金則就準本戶合納之稅匠戶當工則官支口糧以資贍養竈戶燒鹽則給以工本銀場鑛鍛既給工本又與口糧計所入課程正與買價無異愛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巡

尉司設弓手各路縣獄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門設祇候曳刺
既免糧以優之而有司不與開除反令稅戶分任包納於各輸
額糧之外別立名項曰包米誠古今所未見且各戶勞逸相懸
如站有消乏金須本色竈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訶責踵
至所准稅糧豈足供給而弓手祇候曳刺禁子等戶役甚優閑
無費於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與之免糧哉

此言戶計

古稱侍衛

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歹以今倣古古者數多名繁
今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庖人曰內饔外饔曰漿人
曰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喪曰內宰今之
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闡人今之哈勒哈
赤也曰縫人屨人曰典婦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
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當其任是以人無

覬覦各守分義今則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貲有梯援投
門下便可報名請糧獲邀賞賜皆名曰怯薛歹是各官門下之
怯薛非天子御前之怯薛也此者朝省嚴行分揀如有職役定
員則挾貲投入者無所容力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
絕矣此言怯薛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公然出入宮禁

道家以老子爲宗惟在清淨無爲辟穀棄人間事今張天師縱
情姬愛廣置田園招攬權勢凌爍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
廷別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而乃
恃寵作威公行賄賂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殺人不法事
往往見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足任管領
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威儀反爲僧
道之蠹並宜革去且僧道另設衙門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棄

人尙鬼故置二司與民官鼎立而三豈謂聖朝踵其弊政僧道
既全免絲稅愚民多出財產托名詭寄以求蔽役驅國家之實
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和顧和買
非惟棄本逐末實且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準古法
盡令輸官外有白雲宗一派既自別於俗人又復異於僧道朝
廷不察其僞特爲另立衙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

此言

僧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變迭出地震者五國家自十數

年來凡三見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數數也漢史翼奉言地
變爲陰氣太盛宜疏后黨親同姓出後宮損陰氣李尋曰地震
有上中下上位應后妃中位應大臣下位應庶民宜弱外戚强
本支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倖
或以言小人黨盛各因時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觀之閭

儀嚴肅女謁不行如呂韋之專趙楊之寵無有也後宮列陳名
不盈數如三千一萬之充滿無有也秉國鈞者皆色目漢人未
嘗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呂霍上官之僭奢無有也敷奏出納非
臺省不得與聞未嘗一事出閤宦之口如恭顯魚程之專擅無
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宮牆殿宇一安舊規如阿房複閣之
興樓船錦纜之侈無有也然則致是變也既皆非此之故意當
歸之執政大臣乎此言察天變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
也况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
人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
求往年見帝師之死驛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庸廝耳舉朝郊
迎望風羅拜愚一至此哉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問曰朕

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
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問以修養之
道對曰鍊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
深究治亂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斯言可
爲求神仙者之鑒唐會昌間爲僧尼耗蠹天下命併省佛寺上
都東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並廢寺分三等上等留
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通毀招提
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
十六萬五百人真是快活條貫宜體此意此言汰僧尼今日未嘗無
邊遠選固有准保定奪者矣但保舉之初忽於立法防奸選用
之後失於計功覈實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

赴闕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級定價值之輕重多者百錠少亦三之二或當時取盈或先與其半或立利錢文書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聞一帥臣至則爭先營求並未嘗涉歷塞庭練習邊事也近者兩江元帥累保得除者幾及百人各鎮踰其故轍公然賣保遂致邊鄙失得才之實朝廷負濫爵之名皆諸帥不忠誤國之故當今八方安堵烽燧不驚正無事於窮征遠討但務安集故地足矣往者劉鄭二帥妄開邊釁以致雲南小有不安及地皆祖宗之遺業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婦素不沾化縱令盡有其土地人民初無益於聖朝萬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賞不知有損於國家甚大也

此言重
邊材

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授田使貧富強

弱無各相過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

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
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雖欲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
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旣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猶
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漢亡三國並
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旣不在官亦終不在民
以爲在官則無人以爲在民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所能至
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
口分永業日漸一日而公田盡變爲私田矣田旣屬民乃欲奪
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
帝朝去古未遠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
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不便

於已遂寢其議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爲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爲定制此言限田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爲弊政且南北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於北者則不禁其熱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用則立見其死亡耳且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家者飽以芻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無力朝廷不術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口和買何異白奪且政出亡金其時隣敵交攻疆上滋削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堂堂天朝豈宜出此兼以刷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唐初得牝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

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玄
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
稱是此已然之明驗也今國家土宇數倍於唐水甘草美處盡
在版圖中擇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吏使專
牧養之權重職任優俸祿責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
此言馬政俱
出名臣奏議奏入多見採納介夫嘗著韻海一書行世官終金
谿縣丞按天麟以布衣上策世祖嘗行其言而史傳湮沒無聞
介夫附何榮祖傳末止載律例一條亦未覩見全豹今
據諸書所載
補識於此

黃如徵江西儒人也順帝至正五年遣官宣撫諸道問民疾苦
奉使者多不職如徵走京師邀駕上書畧曰皇朝版圖之廣歷
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
吏污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乃於去

年分遣大臣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體賢德振貧乏信寬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弘者不體聖天子撫綏至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其中賄賂以緘其口上下交征公私腹削賦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致有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之謠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掊克之實禍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後世哉如徵無官守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王士弘輩回

觀之日各飾巧詞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倘爲姦
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
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
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
罪投諸遐荒以爲百官勸則天下幸甚如以誹謗大臣置而不
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鄙語俗言觸
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帝覽書色喜慮爲權豪所中
顧近官館穀於外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敕侍衛護
之出都如徵受命不領職天下共賢之

見輟
耕錄

用曰東平西江梁淵之俊謗謗陳辭感動主聽金谿小官
直言務盡切中時弊深益國政書史見遺豈以位各闡幽
表賢聿垂令聞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六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庶官一 文臣

速哥

子忽蘭

王機

李邦瑞

劉敏

王珍

子文幹

張晉亨

子好

古

王王汝

張昉

撒吉思

馬亨

楊湜

石抹明里

禮易 賈昔刺

孫虎林赤曾孫禿堅不花

鐵連

昔班

劉好禮

謝仲溫

焦德裕

張庭珍

弟庭瑞

張立道

梁會

趙炳

子仁榮

張惠

禿忽魯

朶兒赤

燕公楠

昂吉兒

也先不花

郝彬

謝讓

拜降

立智理威

吳鼎

奕赫抵雅爾丁

王伯勝

荅里麻

廉惠山海牙

速哥蒙古怯烈氏世傳李唐外族父懷都事太祖嘗同飲渾河

水速哥爲人沉勇有謀雅爲太宗所知命使金覲其虛實語之

曰卽不還子孫無愛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奉陛下威命以行可無慮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岸又三旬達汴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修歲幣通好不絕則可轉禍爲福謁者令下拜速哥厲聲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其言取金卮飲之酒飲畢卽懷之出默識其地理阨塞人民強弱之數旣復命備以虛實告且出所懷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仍賜之如下令徵兵南伐及金亡詔賜金護馬駕士五人以旌爲使之不辱帝從容謂曰我將官汝西域中原惟汝自擇速哥再拜曰臣意中原爲便乃命爲山西大達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鶻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途急止監者曰姑緩當入奏復見帝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徒以小罪加誅恐非所以懷遠人願賜臣

臣得困辱之使自悔悟爲他日用帝意解名六人謂曰生汝者速哥也至雲中皆釋之卒封宣寧王諡忠襄子忽蘭襲時山西多盜郡縣捕不獲法當計所失直倍償有甄軍判者率羣盜往來阜平曲陽間殺人而奪之財縣以失捕當償忽蘭曰此大盜縣豈能制哉卽遣人捕甄殺之其害乃除性好佛嘗建金輪大會供僧萬人卒諡康忠

王機字巨川鳳翔虢縣人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涉獵孫吳兵法金泰和中特賜進士出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隆太祖南征機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問曰汝曷敢抗王師對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軀報國今旣償軍得死爲幸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令招集山西潰兵從大軍破紫荆關取涿易等州擢宣撫使從下古北口進圍燕京燕京降機進言曰國家以仁

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俘掠以慰衆望時城中絕粒人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城轉糶又以田野久荒兵後無牛具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分給近縣民大悅復業者衆已招降保定以東諸城置行司于滄州鎮之河間清滄復叛帝命櫟往討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駙馬李禿惡其反復欲誅之櫟曰驅羣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厥渠魁足矣釋此輩遷之近縣強者使從軍弱者使爲農此天所以畀我也何用殺爲李禿能保其不復反邪曰可卽移文保之俱得全活時都城廟學毀於兵櫟取舊樞密院地創立之仍取岐陽石鼓列廡下從征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梁爲備軍阻不得前帝問計諸將不知所出櫟夜督兵士運木石比曉橋成軍得濟從征關中長驅入京兆進克鳳翔請於太宗曰此臣鄉也願入城訪求親族得

數十口以歸已奉命持國書使宋宋人甚加優禮卽遣鄒伸之報謝檄前後凡五使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于南宋人重賙之歸其柩于燕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世農家邦瑞幼嗜學曉大義嘗被掠逃至太原爲金將小史分守閭閻山寨木華黎攻下諸城堡金將走邦瑞率衆來歸退居太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馬遣至行在所中書以其名聞受旨使宋至寶應不得入未幾命復往諭山東行省李全護送宋仍拒之已三使枉道出斷黃朱遣賤者來迎邦瑞怒叱出之乃改命行人議如約及還太宗慰勞邦瑞因奏干戈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南京尋訪許之從諸王潤出經略河南凡所歷河北陝西州郡四十餘城咸繪圖以進官至宣差軍儲使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
避地德興兵至棄敏走大將憐而收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
敏隨入帝見其貌偉問所自俾留宿衛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
嘉之初爲奉御帝征遼西及回鶻諸國敏皆在行尋授安撫使
兼燕京路徵收稅課事給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立
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命敏總其役賜玉印奏以李臻爲叅謀
太宗卽位命監造行宮惺殿及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
主簿傳既成宣賜甚渥授行尙書省詔所行有司不得干預俄
而牙魯瓦赤自西域回奏與敏同治漢民帝允其請牙魯瓦赤
素尚氣恥不得自專俾其屬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
帝聞之命左丞相粘合重山奉御李簡詰問得實罷牙魯瓦赤
令敏獨任復辟李臻爲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多所叅

贊憲宗嗣立名赴行在仍命與牙魯瓦赤同政敏請以子世亨代許之帝伐宋幸陝右敏輿疾至帝見曰卿有疾不召而來將有言乎敏曰臣聞天子出巡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非計帝弗納敏還居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曰我太祖勵精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彙次以爲後法未幾病歸卒于燕

王珍字國寶大名南樂人金末盜起珍聚衆保鄉里以應太祖宋將彭義斌據大名珍棄家間道走還軍中已復從速魯忽擊走義斌珍妻子故在曰吾非棄汝輩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心耳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官珍言於太宗曰大名困於賦調貸西域賈人銀八十錠及遺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矣詔從其言令官償所借銀并盡蠲其遺賦以行軍萬戶戊睢州卒

子文幹襲討平李璿之亂論功詔以官賞聽自擇對曰增秩則榮及一身賜金則恩逮麾下廼以白金二千兩器皿百事雜絲數百緡賞之文幹悉頒賜軍中累遷建康道按察使卒之日篋中錢僅七緡貧不能歸葬

張晉亨字進卿冀州南宮人兄顥爲金棗強令以冀州數道之衆附嚴實于青崖後從實來歸西征戰沒晉亨襲顥職自幼涉獵書史小心畏慎實器之以女妻焉實卒其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歷七年吏畏民安憲宗卽位從入覲時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包梁錢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者晉亨與郎中王玉汝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

產勢有不能辦者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得減戶額三之一仍聽民各輸他物定爲制授晉亨恩州管民萬戶世祖中統四年命將本道兵戍宿州首言汴堤南北沃壤閒曠宜屯田資軍乃分兵列營以時種藝選千夫長督勸之期年大收其利尋改滎蔡路總管兼軍事從伐宋伯顏留之戍鎮江戰焦山瓜洲皆有功以疾卒于官子好古勇而有謀方晉亨權府事時忠濟以好古權其父軍戍宿州後授行軍千戶攻樊城身中流矢不少却略揚州徇秦興海門而還已分戍蘄州李璫叛宋人來攻斬好古引兵迎擊力戰死時晉亨在濟南軍中聞之曰吾兒得死所矣

王玉汝字君璋鄆城人金末遷民南渡玉汝奉其親從間道還行臺嚴實入據耶署玉汝爲掾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

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實年老艱於從戎王汝奏請以本府總
管代行朝議以東平地裂爲十分封諸勲貴王汝聞之曰若是
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召問故曰
王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是
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懇王汝進曰嚴實以三十
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
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以其言爲直由是
得全分未幾忠濟嗣職授左右司郎中遂總行臺之政累官節
度觀察二使充行臺參議謝病歸杜門日以經史自娛忠濟使
人謂曰君閒久矣可甦起爲吾分憂以參議印強委之不得已
起視事規畫煥然一新逾月遂卒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經義進士官至治書侍御

史昉性纘密遇事敢言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
實行臺東平辟爲掾鄉人有犯左道惑衆者事覺逮捕罍誤甚
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幕職時兵後
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
躬閱案牘左酬右答無留滯初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去
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出走費用悉焚昉惟力完所寄絲付之
令權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養母世祖至元中屢任中書左右
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今裁定典憲盡協時宜累官兵刑部
尙書卒封東平郡公諡莊憲

間曰君璋懇誠忠於所事率以正言允行其志二張表表
民惠友義知人則哲曰歸嚴氏

數吉恩回鶻人初爲太祖弟幹真必闡赤幹真薨長子只不干

蚤世道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欲廢適自立撒吉思以大義白
皇后始得襲王爵憲宗崩阿里不哥爭立諸王多附者撒吉思
馳見塔察兒力請推戴世祖塔察兒從其言世祖卽位授北京
宣撫使鋤奸抑強遼東以寧高麗有異志遣使究問則委罪於
其臣洪察忽械送京道出遼東撒吉思訪知是臣以直諫廷意
奏直其事釋之李璫叛伏誅主帥欲屠城時撒吉思從征行間
力爭曰王者之師誅止元惡脅從罔治人情大悅擢山東行省
都督辭曰山東重鎮宜選貴戚臨之帝不許統軍抄不花敗遊
害稼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爲牧地隨事入奏有旨杖統軍而
令元帥還其田璫故將毛璋謀叛撒吉思歸宋璋黨上變襲斬
之嘗慕古人舉親舉讐之義叛帥改卒得與子姓叅用山東歲
屢歉請於朝賑粟獨和山東人刻石頌德卒諡襄惠

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世業農以貲雄鄉里金季習爲吏辟河北東西路課稅使掾以才幹稱累擢轉運副使世祖在藩邸辟亨爲京兆權課所長官憲宗遣阿藍答兒等覈藩府錢穀亨時筭歲課銀五百錠軋府遁出平陽適與遇亨自度曰見之則銀必留不見恐加罪與其銀弗達王府寧獲罪避而過之阿藍答兒果怒遣使逮之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撫汝罪邪對曰無害願一行及亨至拘繫之窮治百端竟無所得從攻鄂州北還復遣馳往西京罷所僉新軍既還更遣轉餉江上中統元年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尋建行省命亨兼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畜糧五萬石欲運至太安軍計備直萬緡衆推亨往至則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再遷陝西四川廉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

本中書大政宜擇儒臣以立朝綱任相維繫官不必備今年有
至十七員宜加裁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
贊襄大曹之職分理萬幾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建元以
來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
行疏聞帝召見有旨卿比安在亨曰新自陝西來覲帝曰卿久
著忠勳自今不令遠出矣至元三年進戶部尙書時有賈胡特
爾合馬勢欲買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問亨
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
奴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後立尙書省仍以亨爲
參書領左部亨上言尙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其銓選宜歸
中書以不無濫竽爲阿合馬所忌以誣免官

楊澁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算始以府吏遷檢法

世祖中統初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有
三楊之目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
朝廷從之俾掌其條制至元中除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
其出入之算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尋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
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
兩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時按壬子舊籍定民賦高下湜言
貧富不常歲久寢易何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廷議善之
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官
至戶部侍郎

石抹明里契丹人世典內膳初制以內膳爲近臣非篤敬者不
得掌明里祖曷魯事太祖久皇子拖雷嘗求之帝聽往敕曰皇
子方總兵備地汝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

後從西征在道絕汲易魯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問曰何從
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
臣送至東宮且曰此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太子真
金入侍從者十人帝顧曰第五人非明里邪對曰然帝曰上之
明里越一人立帝曰更上之明里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紋
衣一襲比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居上相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
祖事太祖睿宗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顧謂後來邪授典膳
令武宗卽位詔以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先
以假禮部尚書食祿可更加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仁宗
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
今不敢忘賜寶帶錦衣子九人皆貴顯

賈昔刺燕京大興人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昔刺體貌魁碩

從皇子拖雷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昔刺甚見親幸
又慮其漢人不習風土令徙居濂州已復思之曰昔刺在吾飲
食殊甘促召入供奉諸庵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使從迎皇后
於弘吉刺之地出內帑三千兩購珍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
不問後立尙食尙藥二局命提點局事年老謝病卒諡敬懿

孫虎林赤襲提點歷尙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
本曰重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
改僉院事領尙膳司如故 會孫禿堅不花襲職從世祖征乃
顏軍次杭海大風晝晦敵兵鼓譟進禿堅不花奮擊身被十餘
創猶力戰不已帝奇其勇遷同僉宣徽院事每論事帝前言直
而氣不懾成宗卽位諸侯王會于上京凡餽餼宴享之節賜予
多寡之分曲當上意帝喜曰宣徽得此足矣會帝弗豫入侍疾

一食飲必親嘗乃進帝悅將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此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此帝嘉其退讓允其請武宗至大初詔出金帛大賚北邊以禿堅不花諸事宜使卽軍中分給屢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尙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尙不知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遂得免時鐵失王廷顯皆同官也仁宗賜鐵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復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萬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祿者益寡英宗卽位竟譖殺之追諡忠隱

問曰膳夫末員亦有足數重農用賢大儒易過拜官退讓念茲祖父外朝之良或愧其度

鐵連乃蠻人居絳州祖伯不花爲宗王拔都王傅鐵連早宿衛王府王分地平陽中統初授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時諸王海都將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誰密者往使焉左右以鐵連對召見語及大事帝嘉其雄辯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定計然後行使二人副之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始與諸王計副者曰上命我輩先議於王今遠造敵境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從之行既至海都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害之鐵連厲聲曰且食勿令語言脫口相撫爲罪海都愕然曰直哉爾半鐵連起求衣海都與以皮服二襲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之行乃至王所具以告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剿絕何有

鐵連還報且言海都兵衆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可無虞矣帝然之敕所受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服之以表異後屢使王所道遇游兵副者前行失隊竟遇害鐵連後至曰我爲天子使可以非禮犯之邪游兵語屈乃曰前者僞使此真使也得獨還鐵連始終凡四往返歷十四年帝謂曰在朝要官惟汝所擇對曰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也詔授絳州達魯花赤卒于官

昔班畏吾人事世祖潛邸命長必闡赤阿里不哥叛遣詣河西督糧運給軍還至西京北聞萬戶阿失鐵木兒等方選士卒將從叛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疑未決昔班委曲諭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兄効順又何疑焉阿失期以翌日復命且分兵圍昔班以待明日皆至曰從爾言矣卽便宜山西京

錢糧給其軍盡率之至入見帝嘆曰戰陣之間得一夫之助猶
爲有濟今以二萬軍至其功豈少哉海都叛世祖將討之先使
昔班往介罷兵置驛來朝海都已聽命既退軍會丞相安童兵
已先克火和大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
非不能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歸語朝廷俾知非我罪
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拜中書右丞妻以宗王女不魯真
公主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能敵諸王蕃衛兵乎
海都辭以畏死不敢昔班奉使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已七
十命給全俸養老

問曰弩矢在上飛鳥在下况屬宗支忠信可化往返再四
不虞狙詐雖藉辭直亦用智駕

劉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幼通國語康訪府辟爲參議世祖

至元五年應詔建言有司奏請宜先啓皇太子俾得聞習庶政
陝西重地宜封王子諸王出鎮創築都城宜給直市民地選格
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是者不錄帝是其言敕中書省施行
七年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河西志云好禮爲吉利吉思據
合納謀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
以益蘭爲治所益蘭距京師九千里民俗不知陶冶遇水無
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民咸便之或言權鹽酒可以
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邪言者
譴服會北方諸王叛好禮被執留軍中幾死幸以其善應對得
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曰皇帝疑我致有今日好
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官還之邪次年春好禮率衆走
別部守阨以待兵至遇叛軍迫之西踰雪嶺好禮自度踰是
則無寧生還遂以衣賂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走中

道糧絕捕獵以爲食七月至菊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
入見以吉利吉思風俗事宜來上帝賜之食與鈔累官禮部尙
書奏言象力最巨上往還兩都乘輿多象駕萬一有失從者雖
衆力何能及未幾象果驚幾傷從者官至北京路總管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兵南下
轉客兀剌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
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
牛刳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
先陷陣官至太原路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顙聲言洪亮畧涉
書史初見世祖于野狐嶺命偕宿衛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
江軍士乏糧仲溫教之鱸魚以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
一夕帝聞敵軍譁命警衛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

能錄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至元九年遷順德路
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
贖還之累官淮東宣慰使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
焉入見帝曰汝非謝仲溫乎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問曰
汝將復官乎對曰臣老矣無能爲也有孫字完願侍左右卽日
命備宿衛卒年八十餘

焦德裕字寬父雒州人父用仕金千戶守雒州北門太祖兵至
州人開南門降用膂力戰生獲之釋不殺徇地山東未嘗妄殺
一人卒諡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從其舅解昌軍中中統四年
宋夏貴闢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德裕往援夜薄貴營令卒
各持三炬貴驚走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妄殺丁家洲降卒
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其事德裕辭不拜改淮東

宣慰使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得其
檄卽械四郡守使承反狀將藉其家德裕言寧知非反間邪肅
復其官仕至福建叅政卒封恒國公諡忠肅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金州人父楫金商州南倉使籍其民數千
來降太宗命爲北京都轉運使因家焉憲宗卽位以庭珍爲必
閣赤高麗不請命徙居江華島遣庭珍詰問其王言臣事未嘗
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非得已歸以狀聞帝爲禁戍
兵無擅入其地高麗以安世祖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
漠南路遣立沙井諸驛至元六年安南入貢不時以庭珍爲安
南國達魯花赤山吐番大理至其地安南世子光昞立受詔庭
珍責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汝稱藩遣使諭旨德
至厚也王猶與宋爲唇齒妄自尊大今百萬之師圍襄陽拔在

旦夕靡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兵不兩月可至汝
境覆汝宗祀有不難者光昞恐下拜受詔既而語庭珍曰聖朝
每使者來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曰有
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書法也光昞曰汝過益州見
雲南王拜否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彝小邦特假以王號豈
得與親王比况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光昞曰旣稱
大國何索吾犀象曰貢獻方物藩臣職也光昞益慙憤使衛兵
露刃環立庭珍解所佩弓刀坦卧室中曰聽汝所爲光昞及羣
下皆憚服明年遣使隨入貢庭珍見帝具以對帝大悅命宣付
翰林紀其事累遷開封府尹河決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商人
漁子船及縛木爲筏載糗糧四出拯救全活者衆水入善利門
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爲堰水旣退卽發民增外

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于官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惟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爲知言弟庭瑞字天表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中統二年授元帥府參議留戍青居山諸軍攻開州達州庭瑞將兵城虎嘯山扼二州要路宋將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礮皆穿築柵以守柵壞更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礮貴知城中人飲於淵外絕其汲道庭瑞取人畜洩煮之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唇皆裂已度宋兵稍懈夜劫貴營宋兵驚潰殺都統樂俊等五人庭瑞亦被數創以功授高唐知州歷任四川蠻獍部宣慰使礪門羌人市忽爭價殺人礪門魚通使繫其人羌首怒斷繩橋謀入劫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性悍以鬪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卽以門庭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彼悟當自回矣惟

正曰使者無過於君遂從數騎抵羌界語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爲證耳奈何卽肆無禮其渠長棄槍弩羅拜曰近者生裂羊脾卜之其兆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遂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碭門爲界無相出入都掌蠻叛善飛槍聯松枝爲牌自蔽庭瑞往討射矢由其畔半幹蠻驚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利卽請服

通考云初官賣蜀茶

增價售於羌民以爲患庭瑞定每引納二

改潭州路總管時湖

廣省臣方剝民爲功庭瑞知不可挽乃辭歸居三年辛初庭瑞之屯青居也其土多櫛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櫛皮數升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櫛皮一石竟得錢以濟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來與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貌似問欲攜歸否其人以不敢謝庭瑞曰

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家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張立道字顯卿其先陳留人後徙大名父善金進士以策干太弟拖雷命爲必閣赤立道年十七以任子備宿衛世祖至元四年奉使西夏還會皇子忽哥赤封雲南王將之鎮詔以立道爲王府文學尋奉使安南定歲貢還時雲南都元帥寶合丁專制久陰有竊據心思王來因設宴置毒酒中且賂王相濶濶帶令無泄立道聞之趨入門者拒不納立道怒與詬王聞其聲使召之入爲王言王引其手探口中肉已腐是夕王薨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刺臂血和金屑飲之推一人走京師告變事露寶合丁囚之獄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燕人也於立道爲族兄結壯士夜刼獄出其亡至吐番界

滇志云時蜀尙屬宋故元人往來出

卷五

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羅歡吏部尙書別帖木兒

史稱王傳別帖失木

兄者

與告變人俱至遂與立道共還滇按實合丁及王府官受

賂者皆伏誅召立道等入朝問王薨狀帝歔歔久之曰汝等爲

我家事甚勞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

向立道等奏願留事陛下於是賜立道金五十兩以旌其忠張

忠等皆授官八年復使安南宣建國號詔立道並黑水跨雲南

至其國歲貢之禮始定十年中書以立道熟於雲南奏授大理

等處巡行勸農使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鷄金馬間環五百餘里

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出役丁夫千人治之洩其

水得壤地萬餘頃皆爲良田焚燹人雖知蠶桑未得法立道始

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盧鹿

俗作羅

雖諸蠻慕之相率來降分其

地爲郡縣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

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廟學擇蜀士之賢者迎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少變尋命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會禾泥路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發兵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旬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以馴象金鳳獻諸朝又籍兩江僮士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二十五萬戶歸有司復創廟學於建水路風化大行二十七年安南世子陳日烜遣陪臣詣闕告哀且請襲爵先是其主陳日烜累召不至僅遣族叔遣愛入覲朝廷因封遣愛爲安南王送之國日烜陰害之遣使問罪不服命將討之戰失利帝怒欲再發兵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言遐陬小邦不足以勞天伐張立道嘗再使安南有功今使復往宜無不奉命者帝召至立道辭曰臣愚恐不足專任乞重臣一人與俱臣願爲副帝曰卿朕腹心臣使一人居卿上

必敗卿謀廷授禮部尙書以行至界謂郊勞者曰爾世子當出
郭迎詔日燭率屬焚香伏謁道左旣抵府拜跪聽詔如禮立道
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燭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
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
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
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自潰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
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
以北方勁旅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遁入海中島蕞乘數
必來寇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
乎今海上諸蕞歲貢於汝者亦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聖天子有
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輒稱
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惟世子計之日

燭拜且泣曰公言良是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誓死不敢忘天子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爲賄拒不受但要日燭入朝日燭曰貪生畏死人情也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隨立道上表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廷臣有嫉其功者謂必先朝而後赦日燭懼卒不至明年出爲四川道宜慰使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爲王輔者復以立道爲雲南叅政視事期月卒土人德之立祠鄣圍城西所著詩文有效古集平蜀總論安南錄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若干卷

梁曾字貢父燕京人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世祖中統四年以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至元中累遷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復得舊屬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

輸布民始稱便十七年朝廷以安南國主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名見賜三珠金虎符加兵部尙書與禮部尙書柴椿偕行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二十九年有旨再使安南授吏部尙書以攝吏部郎中陳孚爲副頒行改官淮安路總管明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請由日新門入曾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卽回館始自陽明門入又責世子日煇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尙有禮以書往復者三具布天子威德而諷其主入朝日煇大感服遣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八月還京入見曾進前所與日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懌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能及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辨者汝事梁

會所辨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明日陶子奇等見朝詔陳其方物命會引所獻象會以袖引之象隨會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會爲福人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也帝稱善敕中書以所賜三珠虎符與之乘傳之淮安任成宗大德初調杭州路復流民五萬二千餘戶且禁暮夜鞠囚游街酷刑著爲令歷拜雲南叅政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塋扶柩北歸仁宗初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奉詔代祀中嶽還至汴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卒年八十一

問曰先王制禮上下不忒彬彬諸君出使稱職豈有他效動以天則來遠且然況於爲國

趙炳字彥明惠州潯陽人父弘國初爲征行兵馬都元帥炳幼失怙恃鞠於從兄歲饑往平州就食遇盜欲殺之兄解衣就縛

炳年十二泣請代盜驚異舍之去甫弱冠以勳舊子侍世祖於
晉邸勤恪不息世祖次桓撫間以炳爲撫州長中統元年命判
北京宣撫事北京控制遼東番獍雜處號難治時楊果爲宣撫
使聞炳至喜曰吾屬無憂矣至元九年授京兆府尹皇子安西
王開府秦中詔治宮室悉聽炳裁制王府吏卒橫暴擾民卽繩
以法先是以解州鹽賦給王府經費歲久積逋二十餘萬緡有
司追理僅獲三之一民已憊炳曰十年之逋責償一日其孰能
堪與其哀歛病民孰若施澤於民乎王善其言遽免徵會王北
伐詔以京兆歲賦充軍資炳復請曰所徵逋課已足佐軍可貸
歲賦蘓民力令下秦民感悅十四年加安西王相故事王府冬
居京兆夏徙六盤王旣北伐六盤守者構亂炳自京兆率兵捕
誅之王薨炳被旨入見帝勞之曰卿去數載衰白若此關中事

頗可知已炳言王薨後陝西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竊弄威權盜用官物狀帝臥聽遽起曰聞卿斯言使老者增健卽遣使偕炳往按其事至則琮假嗣王阿難答旨收炳及其妻子囚之平涼北崆峒山炳子仁榮訴於上詔近侍飛馳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于獄帝聞之嘆曰失我良臣琮及叔雲至帝親鞫各伏辜命仁榮手刃于市籍其家盡畀之辭曰不共戴天之人所蓄物義不忍受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詔雪炳冤特贈中書左丞諡忠愍仁榮仕至中書平章政事

張惠字廷傑成都新繁人年十四蒙古兵入蜀被俘至杭海居數年盡通諸國語入侍藩邸以謹敏稱世祖卽位授燕京宣慰副使爲政寬簡奏免分數錢罷硝磺局至元初遷山東行省參

政出賞贖俘囚三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
李璿之亂山東民被掠者衆惠至大括軍中悉縱之還又奏選
良吏去冗官以蘇民困累遷中書右丞從伯顏伐宋主饋餉凡
江淮錢穀並聽綜核宋降伯顏命惠入城按閱府庫版籍收太
廟及景靈宮禮樂器物田寶郊天儀仗籍江南民爲工匠凡三
十萬戶惠選有藝業者三之一餘悉奏放之還伯顏以宋主北
奔俾惠居守惠不待命輒啓府庫封鑰事聞詔詰問徵還京師
先是權臣阿合馬以子忽辛等居要津爲崔斌論列而罷至是
惠爲之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麻速忽及其姪別都魯丁苦
思丁前職帝疑其私皆不允二十年拜揚州行省平章所至有
能聲及老頗以沉浮取譏云

禿忽魯字親臣康里氏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不忽魯從許衡學

一日問所學何事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卽知此除蒙古學士大宗正薦掌其府判署閤諸獄文案嘗暮歸愀然若有失或問之對曰今日所議死案也於心有疑求所以活之不得他日歸喜曰得之矣於法止當流丞相哈刺哈孫時爲湖廣平章舉以自輔授行省右丞湖南盜賊縱橫禿忽魯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盜首喬大使居九江郡守素以賂蔽擒殺之羣盜頓息湖南宣慰使張國紀請科江南夏稅禿忽魯斥其非辰州蠻叛行院移索猺洞弩士三千人哈刺哈孫欲弗許禿忽魯曰因蠻攻蠻古所利遂與之果獲勝久之名還遷樞密副使卒諡文肅

朶兒赤字道明西夏寧州人父幹扎簀爲中興路管民官太祖西征運餉無毫髮私時號滿朝清朶兒赤年十五通古注論語

孟子尙書召見披香閣世祖曰朕聞儒者多嘉言奏曰親君子遠小人自古帝王未有易此者惟陛下察焉世祖曰汝言甚合朕意問欲爲何官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儻有謁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戶則地利多而兵有餘願爲總管以盡規畫帝可之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錄其子弟之壯者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載賦額增倍轉營田使兼潼川府尹時公府無祿田朶兒赤乃以官地給民視秩分畝而薄其稅潼川仕者有祿自此始遷雲南廉訪副使羅甸諸蠻反僚佐悉稱故去朶兒赤獨居守行省丞相鐵木迭兒貪暴擅誅戮羅織安撫使法花魯丁將殺之朶兒赤曰生殺天子大柄汝官方面而專殺意將何爲小民罹法且必待報况安撫使朝廷重臣邪

事乃止尋卒于官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而生甫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於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王師平江南帥臣版授同知贛州事累除江淮行省僉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曠土公楠請置兩淮屯田勸導有方田日益墾遂以大司農使領入道勸農營田事按行部縣劾江西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尋轉江淮參政桑哥旣敗蠹政未盡除公楠入覲極陳其弊請更張以固國本且言近制歲終各行省赴闕奏事宜令行臺並赴統奏一歲舉刺之數世祖從之具爲令會欲易政府大臣帝問公楠孰可爲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叅

政久之復爲行大司農使奏言杭州上海澈浦溫州慶元廣東
泉州置市舶司凡七唯泉州貨物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
以泉州爲定制仍併溫州市舶入慶元杭州市舶入稅務商民
深德之成宗元貞初擢湖廣右丞轉運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
奪民田武昌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以罪俄召還朝
卒帝聞之傷悼遣官護喪南歸所著有五峯集

昂吉兒張掖人姓野蒲氏世爲西夏將家父甘卜率所部歸太
祖及卒昂吉兒領父軍從征諸國有功世祖至元六年授千戶
畧地淮南所向皆克時大兵初南征塞馬當暑多疥癢昂吉兒
以所部馬入太行療之病良已由是軍中馬病者率以屬焉歲
療馬以萬計宋輸糧金剛臺意將深入昂吉兒將兵馳往斷其
道因上言河南邊鄙與宋對境宋兵時出爲患唐州東南皆大

山信陽在蔡州南介武陽平靖五水等關宋兵必經諸關入信陽實其咽喉守禦莫急往年金亡朝廷得壽泗襄鄆而不留兵守卒爲宋所乘請城信陽以扼宋得旨令率河西軍千人城之城成加信陽軍萬戶伯顏渡江令駐兵和州敗宋師于千秋澗鎮巢軍降以阿速軍往戍人不堪其橫都統洪福盡殺戍者以叛昂吉兒攻拔其城擒福送軍前遂克廬州

宋史新編云鎮巢統制洪福爲降

將夏貴所殺載入忠義與此傳異

宋亡遷淮西宣慰使時江左初平官制草創

權臣阿合馬納賂鬻爵江南官僚尤允濫郡守而下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由行省官舉薦超授不循資而充宣慰使者頗衆昂吉兒入朝具爲帝言帝驚愕卽命偕平章哈伯左丞崔斌翰林承旨和禮霍孫符寶奉御董文忠同往減汰選曹爲之一清兩淮當兵革之餘荆榛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給軍帝從之

既而阿瑯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夥今方有事日本若復
調民兵將不勝其擾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公楠復以爲言帝
遣數千人卽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兒言乃以二萬兵屯淮
西歲得米數十萬斛日本不庭帝命發卒十萬往征昂吉兒上
疏曰臣聞兵以氣爲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此者連事外募三軍
屢勦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
請罷兵息民不從旣而師果無功生平好直言雖帝怒甚其辭
不少屈後坐飲軍鈔六百錠罷官

李木魯聯作到天福神道碑云昂吉兒聞准二十年操制

兵民潛結中興縱盜出沒淮海天福爲按察使捕其黨七人拘于市帝聞之遣近侍阿木御史萬僧曉諭昂以罪廢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祖昔剌幹忽勒兄弟四人長曰脫不花

次曰怯烈哥季曰哈剌阿忽刺方太祖微時怯烈哥已深自結

納後兄弟四人皆率所部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特異他族命

爲必闢赤掌朝會燕饗使居上列昔刺幹忽勒早世其子孛魯
歡當憲宗時密贊大議拜中書右丞相專國政以黨附阿里不
哥論罪伏誅也先不花其長子也初皇太子真金封燕王世祖
命也先不花爲傅且顧太子曰此吾舊臣子孫端方明信閑習
典故爾每事問之必無有失久之拜雲南諸路平章時阿郎可
馬丁諸種焚燹爲變討平之立路府州縣六十餘所得戶二十
餘萬官其渠長定貢稅邊境以寧成宗大德初調湖廣爲政不
怒而威每大事集議衆論紛然徐決一言切中事理汴梁有妖
獄飛語連湖廣平章劉漢傑右丞燕公楠朝廷驛召入問狀二
人向與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急遣使附奏明其無他二人
皆得釋官至湖廣左丞相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

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盜不獲者吏捕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
讞之果得真盜御史薦彬同知淮西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
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
奏授不隸中書往往橫不可制彬爲總管人見請受憲司糾察
以革私弊並請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蘓民累帝從之罷其四國
家鹽利兩淮獨當天下之半法久寢壞以彬行戶部尙書赴淮
經理彬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令煮鹽於場運積之倉
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
市易之法著爲令入爲戶部尙書拜中書叅知政事俄免歸家
居七年足跡未嘗出門仁宗思之名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卒
于家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幼穎悟好學初立行省於江西讓以選爲

令史調河間鹽運司經歷久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平章哈剌
哈孫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爲御史中丞右司
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並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世
祖遣使雜問旣欵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
者成宗大德間改陝西行臺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可否一
聽裁決歷湖廣行省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勝許等屢相讐
殺爲邊患讓謂此曹輩可懷柔不宜力競若舍中國有用之民
爭炎荒不毛之地非計因書榜移諭以攜其黨俄調河南時江
淮屯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糧給之不足則
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
十萬引鬻之收其價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稱便武宗至大
初遷戶部侍郎先是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久雨水壞請

霍繖批其上因雜糅米中讓察其奸易以糞穢積弊遂除仁宗
卽位拜刑部尙書入見賜卮酒讓滿飲帝曰人言老尙書不飲
何飲邪讓曰君賜不敢違少頃醉不能立命扶而出翌日入謝
帝曰老尙書誠不飲也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後聞
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
於事且憐吏以罪廢視之曰吾胥也讓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
律以輔治帝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朝
廷以吏多滯獄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
比寬以歲月尙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由是刑曹獨不責稽違
皇慶二年由陝西參政入爲侍御史卒于官追封陳留郡公諡
憲穆

立智理威唐兀烏密氏御史中丞亦立撒合母弟也太子真金

居東宮命典文書至元十八年蜀初定世祖閱其地久受兵革
擇近臣撫安之出爲嘉定路達魯花赤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
息訟諸事課守令比至奉詔甚謹使者交薦其能會盜起雲南
衆號數十萬聲言欲寇成都遂馳入告急帝曰雲南朕所經理
未可忽也乃推食勞之且曰南人生長亂離豈不厭兵畏禍御
之乖方故不得已爲亂汝可歸以朕意告諸將叛則討之服則
舍之無多殺以傷朕意則人心自定還蜀宣布上旨境內以
寧俄召爲刑部尙書有小吏誣告漕臣劉獻盜倉粟丞相桑哥
方事聚歛衆阿其意鍛煉枉服立智理威曰刑部天下持平今
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卽實聞以是忤丞相意
出爲江東道宣慰使爲政嚴明豪猾縮手不敢犯成宗大德三
年改荆湖宣慰使荆多弊政而公田爲甚部內貧無田隨民所

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乃疏民所不便
十數事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使理之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
給俸民力少蕪再遷四川右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
立智理威曰驛騎所以傳命非有急且不得馳况獵乎王憚之
而止十年入朝轉湖廣左丞湖廣歲織幣上供以省臣領工作
遣使質絲他郡多爲奸利工官又加刻剝故匠戶日貧造幣益
惡立智理威罷遣使令工匠自擇買歲省浮費數萬貫他郡放
行之皆稱便武宗至大三年卒于官追封秦國公諡忠惠子韓
嘉訥仕至御史大夫

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以戰功封漁陽郡侯拜降生數
月而孤母徐氏教育備至每日吾惟一子已童弗矣不可使不
知學顧縣僻無良師遂遣從師大名郡守每旦望入學見其容

止講解大異羣兒愛獎之比弱冠美髭髯儀表甚偉世祖至元
中元帥阿朮南攻襄陽以偏裨隸麾下從渡江先登陷陣勇冠
一軍宋平授江浙行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每有建白須
奏請者以拜降善數對數令馳往及入見世祖遙識之喜曰黑
髯使臣復來邪成宗元貞間兩浙鹽運同知范某素侵暴蘭溪
州民葉王二姓有美田宅范欲之不得因誣以事繫獄省下理
問推鞠適拜降至冤得直置范于刑而先瘐死者已七人奏累
擢工部尙書至大二年武宗奉皇太后避暑五臺山拜降供給
道路無有闕會母卒奔喪于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甕
官給傳致墓所備奠初徐氏以盛年守節教子及老見拜降歷
官有聲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
復卒諡貞惠

奕赫抵雅爾丁字太初回鶻人幼穎悟嗜學初爲中書掾以年
勞累擢刑部員外郎四方來上獄辭多所平反一日與同列共
決獄有異議者雅爾丁曰公等讀律苟不能通變以適事宜譬
之醫者雖熟於成方而不能切脉用藥則於疾痛奚益哉識者
服爲名言成宗大德八年肆赦廷議惟官吏受賕者不預雅爾
丁曰不可皇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賊則有
間矣宥盜而不宥吏何邪嘗有獄事上讞旣論決已而丞相知
其失將以譴右司主者雅爾丁初未署案取閱之補署其名於
下或訝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公何追署其牘
曰吾偶不署此案爾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以爲
賢同列因之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德珪
謂曰人材固自不乏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嘗以所知舉雅爾

丁以王毅李廸對一時輿論允協累除江東道廉訪使始視事見獄具陳列庭下甚憐問之乃前官設以待有罪者憾然曰心逮至臬司者非命官卽有出身之吏廉得其情則彼將自服獄具何庸施卽屏去監憲一年賊吏削跡武宗至大初召拜叅議尙書省事不就卒年僅四十七

問曰事貴權衡詎可膠執凡百皆然况於刑律不爲作免同儕獲釋推廣斯心古人與匹

吳鼎字鼎至燕京人初入東宮爲宿衛尋授織染雜造局副總管積官至禮部尙書宜徽副使成宗大德中山東饑命鼎往賑朝議發米四萬石不給則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議已定恐不可更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邪言於朝易米以行武宗至大初改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

者請固保定百五廻嶺取捷徑遣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峻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爲寢其役授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徵者率多取贏鼎治之一無私海漕萬戶朱清張瑄多貸與民錢及誅浚而券之已償者亦入官官唯驗券追理民弗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官至京畿漕運使卒封薊國公諡孝敏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幸因以弟人見使宿衛時年甫十一廣穎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汝可名伯勝帝每沃盥水溫冷適當問誰進者內侍以伯勝對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從征乃顏以功授拱衛直都指揮使初拱衛直隸教坊非市無藉輩往往竄名南卒伯勝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

城西北有聲如戰聲狀伯勝率衛卒出見大水暴至立具畚鍤
集土石以塞諸門分決濠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以
侍成宗疾忤安西王意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
武宗卽位召拜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先是大都土城歲必衣葦
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至悉奏罷之仁宗朝改遼
陽行省平章省治懿州俗敝陋民不知學伯勝至卽增郡學弟
子員選名師教育之使客至無旅舍乃擇地爲館廡度閒田百
頃募民耕作以給廩餼歲大旱齋戒步禱禱畢卽雨人謂之平
章雨延祐二年仍爲大都留守遼陽民具狀乞留不得請相與
涕泣去英宗初奉詔監修文武樓初咸寧殿建太廟以勞卒于
位追封薊國公諡忠敏伯順官至大司徒

答里麻高昌人弱冠入宿衛成宗大德中拜監察御史時丞相

鐵木迭兒專政答里麻率同官劾其罪高昌僧特丞相威違法娶婦答里麻詰責之風紀大振出爲燕南道副使行堂縣民斫桑道側偶有人借斧削杖而夜持杖刼他民財事覺并逮斧主答里麻省釋之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婦方抱幼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列議免刑答里麻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衰不任刑也媼尙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由上都留守同知擢遼陽參政高麗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書幣上識征東省印答里麻詰其使曰國制印以署公牘防奸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尙未爲遼陽省官今忽有書遺我賜白鷹表其廉潔嘗命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儉素令畫工因山林景物車駕自上京還入見

大喜以手撫壁曰有心哉留守也賜白金錦衣歷官西臺中丞致仕給全俸終身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希憲從子幼孤母喪哀毀踰禮嘗負喪渡江風濤作舟人以神龍忌屍爲言惠山海牙仰天大慟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號廉孟子願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登英宗至治元年進士同知順州事召入史館預修兩朝實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大臣貪殺卽抗章劾奏出語同列曰以言獲罪吾職也順帝至正中累遷河南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時宰不能用尋移江西時所隸郡縣多淪陷乃與平章道童協謀定守禦招捕策未幾江西省治亦陷遁往福州遂改福建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境內以寧復自省督賦稅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

焉官終翰林學士承旨

冊曰高昌振紀能行儉素亦得主知天良自露紛紛逢迎
爽然可寤公亮矯矯讀書是慕劾惡籌邊不爲章句